

鲁迅

的选择

李新宇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李新宇 著

鲁迅

的选择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的选择/李新宇著.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3.8

ISBN 7-215-05347-4

I. 鲁… II. 李… III. ①鲁迅著作-文学研究 ②鲁迅
(1881~1936)-人物研究 IV. ①I210.97 ②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1650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5723341)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8

字数 198 千字 印数 1-4 000 册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5.00 元

自序

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鲁迅是一个无法忽视的精神存在。当然,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意义可能很不相同。

我对鲁迅一直怀有特别的感情。这种感情使我无法像一些人那样拿鲁迅开涮,也无法像一些人那样轻松地告别鲁迅。我甚至感觉到自己很难走出他的思想笼罩,因为我常常发现,自己迫切地想说而说不出的话,其实多半鲁迅已经说过了。我因此而常常想:我们究竟有没有必要像一些人的“制度创新”那样非得去进行“话语创新”?有时候,重新选择比创新更为省力而有效。

与鲁迅的作品相遇是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组回忆读书历程的短文,其中一篇《田间读鲁迅》,写的就是“文革”后期我在农村读鲁迅时的感觉:

……有些篇章无法连续读下去,因为读一句就有各种思想涌来。有些话一经接触便像砸进大脑的钉子,再也无法忘记。直到今天,我仍然要感激鲁迅,是他给了我有生以来最大的思想支持。今天的年轻人已经很难设想,当一种建立在自己人生体验基础上的思想因为意识到它的“危险”而自我压抑的时候,当某种想法得不到阳光下的语言表达而又迫切地想要表达的时候,如果发现一





些能够表达自己思想的现成语句,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兴奋!这一切,我从鲁迅的作品中得到了,是他促使我进一步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现实、思考历史、思考人、思考自我和思想本身。我开始沾沾自喜地珍惜着那些仅仅属于自我而与当时流行观点不同的认识。那时我在思想上是自不量力的,却时时感觉到思想的危险,每一种发现带给我的都是兴奋与恐惧相混合的感受。我喜欢思想,同时也害怕思想。而鲁迅把我从恐惧中部分地解救了出来。当我读孔孟的时候,虽然也能感觉到自己与他们之间某些方面的共鸣,但这种共鸣只能在内心深深埋葬。而当我读鲁迅的时候,我所得到的却是此前没有的感觉,因为作为抽象存在的鲁迅是被权威认可的,而他的思想竟然与我的想法如此贴近!在鲁迅那里,我找到了自己的声音,面对鲁迅,我不再彻底地处于孤独当中,是他使我在暗地里对自己的思想感到理直气壮。

读鲁迅著作的感觉之所以特别好,还在于我可以公开地阅读它。我再也不必像地下党一样读书,而是可以公开地把它摆在枕头旁边,把它带到实验队的屋子里,而且可以高声朗读而不必害怕让什么人听到……

在生活中,人们都有一些特殊的朋友,感情最深的往往是患难之交,或者是当你最孤独难耐、最渴望支持的时候走到你身边的人。精神上大概也是如此。所以,从那时候起,鲁迅就一直在我的身边。

然而,研究鲁迅,却是一直未曾想过的事。尽管在1978年刚入大学不久,我的老师魏绍馨先生一场题为《阿Q革命论》的讲演就使我彻夜难眠,并因此而重读鲁迅;尽管我在大学毕业之前发表的论文中就有一篇《〈阿Q正传〉札记二则》,但是,我没有走上鲁迅研究的路。因为我知道,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鲁迅研究代表着最高水平,涉及的问题也最多,不是可以轻易介入的。再说,对于一个自己心存敬畏的存在,我是从来不敢轻易谈论的。因此,

从1982年大学毕业前夕发表《〈阿Q正传〉札记二则》，到1998年发表《鲁迅：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基石》，中间隔了整整16年。在这16年中，我主要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发表一些文章，出版一些著作，却没有发表过任何专门论述鲁迅的文字。

然而，我没有离开鲁迅。我不止一次遇到这样的朋友，初次见面，说读过我研究鲁迅的大作。我急忙解释自己没有写过鲁迅，但一想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因为我在1987年曾经写过一篇评论当时文学的长文，题目是《在鲁迅的道路上艰难迈进》，这篇文章在《当代文艺思潮》发表后曾被《新华文摘》等多家报刊转载，一些朋友只注意到这个标题，就以为我在研究鲁迅了。但这的确不算误解，因为回顾自己20世纪80年代写的文学批评文章，其实都有一个或显或隐的价值参照，那就是鲁迅和他代表的五四新文化。

20世纪90年代最初的几年，我曾埋头于在木简上抄写经典著作。用毛笔，写的是汉简与郑板桥的“乱石铺街”相结合的字体，而且间杂几个小篆。这是我的独创，自以为很得意。我抄成了木简本的《大学》、《中庸》、《论语》，还有《老子》和《庄子辑要》。其实，在开始的时候，我想做的是现代经典，首先想到的是鲁迅、胡适和陈独秀。因为木简对字数的限制，我必须在他们的著作中进行精选。计划是胡适和鲁迅都不能超过《论语》的篇幅，最后我失败了，因为实在无法选出一两万字而能够囊括他的思想。但是，我却由此开始了另一件事：在一个个平静的长夜，读着他们的著作，抄下他们的话，同时写下自己的感想和不愿对人诉说的坏心情。这个过程成了与先驱对话的过程。于是，几年中写下了一堆笔记。这些笔记分别整理成三本对话：《愧对鲁迅》、《走近胡适》、《叩问陈独秀》。然而，我仍然没有研究鲁迅的打算。

我的专业是文学，但用文坛流行的话说，我所关心的往往不是文学自身。10多年前，赵歌东先生就曾在他的文章中指出我的文学批评是一种“泛文化批评”，可谓一语中的。那时候的时髦是回到文学自身，搞文学研究的人还没有成群结队地走向思想和文化。



因为对思想和文化的关注,使我在20世纪90年代虽然努力保持平静的心境,却仍然无法平静。原因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在经历过短暂的沉寂之后又很快热闹了起来,然而,情况已经大不相同,20世纪80年代真的过去了,而且一些人开始急切地张罗精神上的告别。五四新文化运动和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的现代化追求、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和启蒙主义精神,以及与之相关的自由、民主、科学、理性,都开始受到质疑和批判。现代知识分子话语被斥为是对西方话语霸权的臣服,启蒙被认定为协助西方文化进行侵略和扩张。有中国特色的后现代主义者们宣称,一场话语转换已经不可避免,五四新文化所标志的现代性、启蒙主义都应在被扫荡之列……



熟悉我的人都认为我温和而随和,但我自己知道,温和的底下隐藏着激烈,表面的随和掩盖着评判的苛刻。我的确能够与绝大多数人和谐相处,能够微笑着看待人的一切弱点,然而,我并不宽容。一旦忍无可忍,便常常不留情面。大概也是一种忍无可忍吧,1997年,我放下手中的事而开始写一些文章,主要围绕两点:一是清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二是重申五四精神,为启蒙主义辩护。矛头所向是新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此举可谓前后树敌、上下不讨好。然而,文章刚刚开始陆续发表,《鲁迅研究月刊》的王世家先生就通过《齐鲁学刊》主编王钧林先生找到了我,盛情相邀,要我给他写文章。在王先生看到的那篇文章中,谈及鲁迅的只有几百字,但王先生希望我能把它展开写一写。没有想到的是,把那几百字展开,却用了足足一个月的时间,写了近5万字。文章在《鲁迅研究月刊》分4期刊出之后,感觉意犹未尽,又连续写了几篇长文,于是,我似乎真的开始了对鲁迅的研究。这也正是这本书的由来。

因此,关于这本书的产生,我要感谢王世家先生,如果没有他的热情约稿,也许我至今也想不到自己可以研究鲁迅。同时感谢《鲁迅研究月刊》,如果不是该刊一篇又一篇连载我的长文,我不

可能想到专门写一本关于鲁迅的书。我还要感谢陈漱渝先生在国内外学术会议和讲学活动中给予我的肯定和鼓励,感谢鲁迅研究界的前辈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正是这些推动了本书的持续写作。

最后,希望读者能喜欢这本书,也希望学界师友多多指教。

作者 2003 年 5 月



目 录

第一章 现代知识分子话语	1
一、在对传统的彻底反叛中寻求现代性	2
(一)对传统文明的无情宣判	2
(二)中西比较中的文化选择	6
(三)个人:传统与现代的界标	13
二、在对权威话语的反抗中确立现代独立性	18
(一)拒绝帮忙与帮闲	18
(二)1927年:面对新的权威	25
(三)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知识分子位置的确立	29
三、“怒其不争”:鲁迅与民间话语的分野	32
(一)对庙堂与民间的双重拒绝	32
(二)大众化运动中的清醒态度	38
四、现代独立性的坚守	46
(一)关于“遵命文学”	46
(二)集团中的异数	48
(三)关于后期的“转变”	53
第二章 人学思想	60
一、鲁迅人学思想的文化生成	60





(一) 日本留学时期:人学思想的初建	61
(二) 五四时期:思想建构的完成	67
(三) 鲁迅人学思想与西方人学传统	72
二、鲁迅人学思想的内部构成	78
(一) 人:一个完整的核心概念	78
(二) 立人:内部工程与外部工程	84
(三) 立人与其关系网络	90
三、鲁迅人学思想的历史境遇	99
(一) 时代矛盾与沉重使命	99
(二) 立人之路的荒芜	107
(三) 全球化背景下的遭遇	113
第三章 启蒙之路	117
一、何谓“启蒙”?	118
二、五四启蒙运动的目标指向	122
(一) 从“启蒙”与“救亡”说起	122
(二) 从“新民”到“立人”的主题演变	126
(三) “立人”与“强国”之间	130
(四) 人与国家:现代关系的确立	136
三、鲁迅启蒙路径的确立	139
(一) 思想革命及其历史位置	139
(二) 启蒙路径之一:穿越传统的笼罩	144
(三) 启蒙路径之二:揭示精神的病态	148
四、启蒙的难题与鲁迅的回答	153
(一) 面对启蒙的困境	153
(二) 绝望中的韧性战斗	157
(三) 大众化与化大众之间	160
五、启蒙路上的艰难持守	162
(一) 在国民革命高潮中	163
(二) 面对“革命文学”运动	166



(三) 困惑中的清醒	170
六、关于启蒙的“局限”	174
(一) 阶级观点之下的国民性	175
(二) 脱离群众: 启蒙失败的教训?	180
(三) 怀疑群众: 忽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184
第四章 鲁迅与他的论敌	189
一、鲁迅与“遗老遗少”	190
(一) 驳“国粹”	190
(二) 答林纾	194
(三) 《估〈学衡〉》	197
(四) 关于“青年必读书”的论争	201
(五) 关于《文选》与《庄子》的论争	204
二、鲁迅与“正人君子”	207
(一) 鲁迅与陈西滢	208
(二) 鲁迅与梁实秋	213
(三) 鲁迅与胡适	220
三、鲁迅与“革命文学家”	228
(一) 遭遇“新才子”	228
(二) 冲突的焦点	231
(三) 两种不同的人格	240

第一章

现代知识分子话语

写下这个题目,我的心中涌上一丝悲哀,因为鲁迅去世已经60多年,20世纪之初,他以自己的文化生产实践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铺下基石,到了20世纪之末,他仍然是最高成就的体现者和最具典范意义的作家。这说明20世纪知识分子话语建设的荒废。同时,也恰恰证明他的价值。他与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挣脱羁绊而创建现代启蒙文学范式,达到了20世纪中国人再也没有企及的高度。他站立于荒野笑傲庙堂,以尖利的笔锋剥落伪装,瓦解偶像,使权威话语在文学园地里彻底委弃于污泥。在压迫者与被迫者之间,他别无选择地倾向于劳苦大众,为他们的不幸而呼叫,为他们的解放而呐喊,但绝不与他们站在同一地平线上,更不为某种私利而迁就和迎合。他“立人”目标的设置,启蒙主义的选择,决定了他与权威话语和民间大众话语的关系,避免了许多人未能避免的沉沦。因此,要寻找20世纪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要探寻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鲁迅不能不成为首先关注的范本。

在为写这篇文章而阅读前人研究成果的过程中,我的感受非常复杂:一方面感激多年来前辈学者对资料的收集,使一切后来者



都可以顺利地直接进入研究而免去收集资料之苦；另一方面却深感资料与成果之间的沟壑：凿凿之据并不证明展览大厅的开场介绍。十多年来虽然有王富仁、钱理群、汪晖等人的成果显示着大踏步的迈进，却仍然没有改变大量新成果为一些早被超越的旧结论反复诠注的现状。王富仁先生呼喊“回到鲁迅那里去”已经多年，但回去的途径却是重要的问题，如果隔着价值和思维方式的樊篱，人们又怎么能够回到鲁迅那里去！我无意于创造新的研究范式，因为我知道它绝非轻而易举之事，我所做的，仅仅是回到知识分子自己的话语立场，以所处文化语境仍然大致相同的一颗知识分子之心去贴近作为知识分子的鲁迅。因为无论给鲁迅多少伟大的称号，也无论鲁迅本人对知识分子有何看法，他的质的规定性首先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



一、在对传统的彻底反叛中寻求现代性

（一）对传统文明的无情宣判

鲁迅的文学活动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是从反叛传统开始的。他出现于中国文坛，首先显示给人们的就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决绝的批判态度。他揭露封建礼教的罪恶，反对尊孔读经，对于儒家文化，对于道家文化，对于从《三坟》《五典》到风俗习惯的整个文化结构，都持以彻底批判的态度。是他用两个字概括了中国古老的传统：“吃人！”中国人历来以仁义道德为骄傲的资本，然而，在《狂人日记》中，鲁迅通过“狂人”之口做出了这样的判断：“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①

^① 《鲁迅全集》第1卷，42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从《狂人日记》开始,《孔乙己》、《药》、《祥林嫂》、《阿Q正传》、《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春末闲谈》、《灯下漫笔》……这些光辉篇章无不揭示着中国文化的吃人真相。

“吃人”是鲁迅对中国文化本质的形象化概括。尽管一些人由于文化爱国主义情感而不愿意承认这个基本判断,但是,我以为,那种试图把鲁迅这一概括限制于某一个方面的做法是徒劳而有害的。如果我们以科学的态度走近鲁迅,就应该承认这是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整体概括和基本评价。无论以艺术形象进行象征性揭示,还是以直白的叙述和议论表达,他都反复地表现着他的基本见解。这是人们熟悉的句子——

“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①

这种总体评价使一些人不以为然,但主要是感情上难以接受,而没有人能够以令人信服的理由反驳鲁迅的结论。有些人试图把它看做是鲁迅对某个具体问题而作的愤激之语和偏激之论。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鲁迅虽然也难免愤激,而且也有因愤怒而难以自持的时候,但惟独此论却是经过缜密的思考和论证的结果。它是直觉的,也是逻辑的。鲁迅深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对这筵宴的布置有生动而学理化的解说:“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②他从古代经典引出一套完整的等级制度作为证据:“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又从现实的实践运行揭示出它的巩固机制:最底层的台也仍然可以凌虐别人,因为“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



① 《鲁迅全集》第1卷,21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 《鲁迅全集》第1卷,21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①。“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②

中国近代的衰弱是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的，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却在很多人心中闪闪发光。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成为一些人逃避现实败落的精神避难所，甚至成为打肿脸充胖子的资本。善于捣毁一切臆造的温柔富贵乡的鲁迅却告诉人们：“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③他无情地撕破各种伪装，使堂皇的历史叙述暴露出虚妄：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④。

如果说“人肉筵宴”论是对中国社会的一种概括，那么，这里的历史分期则是对中国既往文明史的概括。一纵一横，概括了中国文明的全部。一网打尽，不给恋旧的国粹家和辩证的庸人留有任何余地。

面对几千年一直排下来的“吃人的筵宴”，鲁迅说：“扫荡这些

① 《鲁迅全集》第1卷，215—21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 《鲁迅全集》第1卷，21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③ 《鲁迅全集》第1卷，21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④ 《鲁迅全集》第1卷，21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①

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态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我当然不否认他与严复、梁启超们精神上的联系,他的路正是他们的路的延伸。然而,他以最坚决的态度反传统,自觉地与传统文化建立起一种势不两立的关系,是严复、梁启超们不可能做到的。鲁迅因此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末日宣判者。

今日国内外学界嘲笑鲁迅过激的人正在多起来。因为鲁迅的确没有能够“辩证地”对待传统文化,因为他竟然不自量力地与整个传统为敌。然而,文明的发展虽也有偶然,铁的逻辑却往往不可更改。居于中国土地上的中国人要走出鲁迅所说的两样时代,要挣脱那“人肉筵宴”的网络束缚,彻底反传统是必须的。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前仆后继为现代化泣血呐喊,也不过是看到了这惟一可能摆脱绝望的希望之路。鲁迅们的选择并非轻率之举。物质文化可与沙发和太师椅共存,西餐和满汉全席并用,穿西装套马褂顶多有点不伦不类,却也并无大害。精神方面的情况却大不相同,只要留下一点空隙,就会成为逃避和再生的场所。鲁迅如此彻底地反传统,都仍然没有意识到,仅仅因为晚年偶然一个“脊梁”之说,就导致了无论赵太爷还是阿Q,都以民族的脊梁自居,一点也不心虚地面对鲁迅的“呐喊”而发扬光大固有的精神。



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鲁迅研究出现了一种现象,研究者努力寻找鲁迅与传统文化的联系。我不知道这是为寻找新的课题走向偏僻的角落,还是出于好心要让鲁迅与传统握手言和,或者是奉旨对鲁迅实行“招安”。但现象却能看得清楚:很多人在忙着让这个叛逆者与传统接轨。

其实无须论证,任何人都无法拒绝传统的影响,或者说无法拒绝对传统的承载。自觉的反叛也只能是部分地挣脱。因此,在鲁迅身上找到道家、儒家、墨家以及中国传统中所有的“家”和算不

^① 《鲁迅全集》第1卷,第21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上什么“家”的影响痕迹,是理所当然的。正如不必考证就会发现他的黄皮肤和黑眼睛,甚至连牙齿都半黄半黑很合于传统,显示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即使他文化启蒙的历史承担,也可以解释为传统知识分子的“以天下为己任”。然而,他一生努力的却是为这传统掘一座坟墓,而决不是努力于继承和发扬,或者什么“儒学的现代性转化”。

当鲁迅结束他抄古碑的生活而走向新文化阵营的时候,他一定能够意识到他所参与的反传统的行为将导致什么,大概也能够意识到他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对手。但是,鲁迅和胡适、陈独秀们,都未必意识到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在他们身后的命运。他们的进化论思想使他们很难想像在 20 世纪的今天竟然有这么多人指责他们的文化努力——不是从更进化的方面,而是从他们攻击的旧营垒中,尽管他们也常常打了“新”的和“后”的旗帜。历史的悲剧还不仅在于有人站在传统的立场上批判鲁迅,更可悲的是一些人从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精神方面对鲁迅的肯定和对其反传统行为的辩解。我想,鲁迅如果活着,绝不愿意接受这种辩护。他大概又会说,攻击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貌似爱护和尊敬的辩护者。因为辩护者和攻击者的评价虽然不同,所持价值尺度却是相同的。鲁迅的文化生产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还是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五四之后的文化是一种新质还是从旧质中发展出来的?这些问题考察起来很复杂,但中国文化的未来依靠新质还是依靠旧质却应该不难回答。鲁迅最痛恨的就是古已有之的老思路,然而,在一些人的充满敬意的解释中,鲁迅不过是传统的造就,虽然竭力反传统,却正因为对传统的继承才有光辉。我强调鲁迅彻底反传统的精神,因为鲁迅并不希望自己终生努力的结果只是在孔庙的配殿里继程朱甚至康有为之后为自己安放一把椅子。

(二) 中西比较中的文化选择

在向传统文化发起全面批判的时候,鲁迅选择了什么?毫无疑问,鲁迅选择了西方文化。任何人的思想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属

